

GOD'S SMIRK

COMING VIRUS AGE

[美] 霍华德·迈克尔 著

罗尘 译

上帝的坏笑

大病毒时代来临

瘟疫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一个哈佛医学博士的 **瘟疫手记**

- ◎ 瘟疫：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
- ◎ 耶稣的预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
- ◎ 老鼠和跳蚤传递屠刀：把恐惧带到每一个灶台
- ◎ 蓄须、白面的羽蛇神已经出现
- ◎ “雪医生”：城市越大，危险越大



上帝的坏笑

末世时代来临

魔鬼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作者：[美] 詹姆斯·坎农

译者：陈永

《上帝的坏笑》是詹姆斯·坎农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末世、魔鬼和人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新耶路撒冷”的城市，这座城市被一个名为“上帝”的组织所控制。这个组织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化身，但实际上是一个邪恶的势力。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约翰”的年轻人，他在这个城市中长大，并对这个组织的统治感到不满。最终，他决定反抗这个组织，并揭露他们的真实面目。

中信出版社



上帝的坏笑

大病毒时代来临

GOD'S SMIRK
COMING VIRUS AGE

[美] 霍华德·迈克尔 著

罗尘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的坏笑——大病毒时代来临 / (美) 迈克尔 (Michael) 著 ;
罗尘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14-05847-8

I. 上… II. ①迈… ②罗… III. 医学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R-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0482号

书 名 上帝的坏笑——大病毒时代来临
著 者 [美] 霍华德·迈克尔 (Howard Michael)
译 者 罗 尘
责任编辑 井 秀
文字编辑 欧阳勇富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48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47-8
定 价 2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罪与罚 ——写在最前面

相当一些人，愿意相信人的精神与神灵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联系，并倾向于确立人在生物圈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认为上帝用黏土创造了亚当，或者以为人类的存在和繁衍是无穷的精神轮回……但事实上，无论人们的信念如何，都无法回避这一点：精神之外的身体始终与物质的细胞和病毒相伴。

数百万年的进化，使人类拥有了非凡的技艺，但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外在自然界对身体的侵蚀，随时都在与无穷种类和数量的细菌或病毒进行抗争，以维持生命的存在。

在古代人们的认知中，瘟疫的灾难来源于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预言：背叛土地，背叛自然界，只能使人类得到更多的惩罚。

瘟疫给人类造成的恐怖，迫使人们将其归于超自然的力量。在古老的瘟疫史上，人们无一例外地到宗教中寻求神明的庇护，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已经无能为力。《圣经》中就有一个耶稣救赎麻风病人的故事，它体现了一切宗教共同的精神抚慰模式——背叛土地和自然，就不可能寻求到神明的庇护。

历史学家罗依·波特教授曾经说过，在前工业社会，瘟疫被普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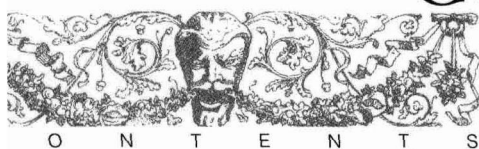
为来自外界的非偶然袭击，是某种意味深长的生命事件，关系到承受者的全部存在、精神、道德、生理，以及生活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人类的早期岁月里，生活是极不安全的，死亡通常在生命的全盛期发动袭击，而拯救永恒的灵魂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必须细察每种瘟疫背后的警告和含义，试图探索其中是否深藏宗教信息，从而理解神灵向人类揭示的意愿。

事实上，这一切都源于人类自身的罪，和大自然对人类的罚。乱砍滥伐，环境污染，导致地球上物种的灭绝和变异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对自身家园的破坏行为。SARS，禽流感，猪流感……人类每一次所犯下的错误，自然都会以同样的恶果回报给人类。

自然以还不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秘方式运行着。人类一旦违背了自然的规律，都能感觉到自身行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在瘟疫面前，人类应该学会的不仅仅是反省，而是一种迫切的清醒。

读完一个哈佛医学博士的瘟疫手记，我们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下一次瘟疫何时来临，谁又会是可怜的替罪羊？



GOD'S SMIRK 目录

COMING VIRUS AGE

罪与罚——写在最前面

- 01 瘟疫：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 ... 001
- 02 耶稣的预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 ... 006
- 03 一种对罪的惩罚，一种祝福的解脱 ... 011
- 04 一场战争，一起大瘟疫，一座古城 ... 014
- 05 对一只绿色猴子的怀疑 ... 020
- 06 皇后也扔下了病榻上的丈夫 ... 024
- 07 蒙古军队西征的“生物武器” ... 027
- 08 老鼠和跳蚤传递屠刀 ... 031
- 09 把恐惧带到每一个灶台前 ... 035
- 10 “鞭笞者”——14 世纪的另一场“瘟疫” ... 039

- 11 “离奇失踪”的出汗病惊现英伦半岛 ... 044
- 12 天罚，可怕的天罚 ... 048
- 13 依圣经的训令处理麻风病人 ... 053

- 14 “我最有罪！” ... 058
- 15 蓄须、白面的羽蛇神已经出现 ... 062
- 16 印第安人成片成片地倒下 ... 067
- 17 刺向白人殖民者的致命武器 ... 073
- 18 “大病” 仅限于在亚洲发作 ... 078
- 19 “雪医生” 的观点 ... 082
- 20 霍乱第六次周游世界 ... 086
- 21 政府坚持说：没有瘟疫 ... 089
- 22 对蚊子保持警惕 ... 094
- 23 大流感在 1918 ... 099
- 24 1943 年的北京霍乱 ... 104
- 25 决斗前的准备：把自己全部脱光 ... 108
- 26 弗莱明偶然发现“盘尼西林” ... 114
- 27 嗜睡病，已成为帝国事务的重中之重 ... 119
- 28 马尔堡热，拉沙热 ... 123
- 29 埃博拉病毒大规模流行 ... 128
- 30 宿主？卡洛米斯大灰鼠？ ... 132
- 31 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 136
- 32 没有人能“使相爱的人胆怯” ... 142
- 33 国家行为与瘟疫武器 ... 148

34	沙漠风暴行动！伊拉克生化武器！ ... 154
35	这个“寂静的春天”！ ... 160
36	全球升温，瘟疫北上 ... 164
37	亚洲虎蚊在美国安营扎寨 ... 169
38	军队以何种形式与对手相遇？ ... 173
39	城市越大，危险越大 ... 178
40	另一个角度记录人类的瘟疫史 ... 183
41	“艾滋高速公路” ... 188
42	仍在重复中世纪的错误 ... 193
43	一种胜算极小的赌博 ... 199
	附录 01： SARS 拯救和启示 ... 204
	附录 02： 甲型 H1N1 流感的个人防护与治疗 ... 208
	附录 03： 我们还将与死神赛跑下去 ... 212

01 瘟疫：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

预测疾病扩散和统计瘟疫死亡数字，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了解它们曾使哪些人死亡、哪些人活下来，以及为什么。

人们可以在宗教上相信人类的精神与神灵存在某种秘密的联系，并倾向于确立人在生物圈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徒认为上帝用黏土创造了亚当；佛教徒把人类的存在和繁衍归结为无穷的精神轮回；其他宗教把人看做神的神奇造物，等等——但事实上，无论人们信奉怎样的理念，精神之外的身体却只能与物质的细胞和病毒相伴。数百万年的进化使人类拥有了非凡的技艺，但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外在物质世界对身体的侵蚀，随时都在与无穷种类和数量的细菌或病毒进行抗争，以维持生命的有限存在。

假如某种细菌或病毒攻击了某一个活着的躯体，并使这个躯体承担生命受损的病苦，这就是个体疾病。这样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办公室打一个喷嚏，或在驾车时忍受发烧——这样的疾病人们通常都能承受，当然，也有很多人因为个体疾病而死去，或在某些细小的

症状下发生意外。然而，当某些残忍而狡猾的细菌或病毒攻击人类后，却可以将疾病演化为一场群体性的伤害和死亡，并在很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这样，个体疾病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

自有生命体以来，生物间的相互屠杀就从未间断过，瘟疫就是细小的病毒对动物或人类的集体屠杀，科学家已经在一块距今 9000 万年的鸟类化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从人类刀耕火种以来，瘟疫始终卧于文明之床的榻侧，并随时随地突然苏醒过来，将其剧烈的繁衍活动侵入到人类的躯体中，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轮又一轮的灾难。约在 1 万年前，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并驯服一些动物：猪、马、牛、羊，这些动物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病毒；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活动开始产生新的群体性疾病；耕作、迁徙和战争等活动，又将土地和森林中的病毒引向了人类生活圈，为瘟疫的起源打下基础。在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肺结核所形成的瘟疫在北非和欧洲已经十分流行，而最早记载大规模瘟疫发生的，则是 4000 多年前的尼罗河岸边的埃伯斯纸草书，里面对一场可怕的瘟疫有着十分详尽的细节描述。

因此，我们就瘟疫起源惟一可说的就是：瘟疫，就是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对人类进行集体屠杀而形成的可怕灾难。

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状况。繁茂的热带雨林中藏有大量的病毒，人们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的改变使它们奔涌而出。飞机旅行、砍伐森林和全球变暖，正使新病毒突然间横在了人类的道路上。那些地理上的屏障——海洋、山脉、遥远的距离，这些因素曾经阻止过疾病的传播，为人类提供过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区域，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能在半天的时间里不与他人交往。这一现象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在不断地加剧——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瘟疫的起源过程，并且已经使病毒进入其演化的黄金时期。

瘟疫屠杀人类的数目是惊人的，它超过了其他一切灾难的总和。在中世纪以前，这些数目是无法确知的，但仅在 1351 年黑死病消退时，已有大约 3 000 万欧洲人死亡，1/4 到 1/3 的人被消灭。据估计，这一时期伦敦原有的 6 万居民损失了 35 000 人，而在莫斯科以南的斯摩棱斯克，仅有 5 人幸存。

最可怕的是人们死亡的速度。在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巴黎，每天有 800 人死去，维也纳是 600 人，而法兰西的吉弗里每天死亡 1 500 人。在欧洲的主要大城市中，惟有米兰幸免于难。在南地中海和黎凡特，死亡人数相近：编年史家报告说，1347 年至 1349 年间埃及和叙利亚损失了大约 1/3 的人口，直到 20 世纪中叶，埃及的灾难仍在循环发生。往东，

它蹂躏了中国，仅在 1353—1354 年一年间，就毁掉了中国几百万的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黑死病、霍乱、天花等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据估计，人类文明史上所有死于瘟疫的人口至少占到总人口的 20%，而新型的瘟疫——如艾滋病，也在加剧这一数目的增长。

1986 年，伦敦中心医院的安妮·约翰逊医生和迈克尔·阿德勒医生在分析得出数据后预言，到 1992 年，英国将有 3 万人被 HIV 感染，累计死亡人数为 9 000 人。而事实上，1986 年至 1992 年间统计的新感染 HIV 的总人数为 14 119 人，而到 1995 年底为止，也“只有”7 346 人死于艾滋病。

1986 年 6 月，美国卫生部曾经预测，5 年内美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将以 10 倍的速度增长，而当年实际死亡数目为 12 000 人，到了 1991 年，也就是 5 年后，死亡数目上升为 36 242 人。同时，这种计算还显然存在问题——也许一部分的原因是 1986 年艾滋病死亡人数几乎是 1985 年的两倍，而艾滋病发病人数从 1982 年到 1985 年则逐年翻番，例如，从 1985 年至 1986 年，该数字从 11 843 人跃升为 19 149 人。另一方面，这些预测没有考虑到公众教育的效果，以及疾病在高风险人群中的自我限定性。同性恋社区的人有时也会勇敢地劝说他们的同伴小心病毒的威胁。这些因素都使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率没有达到预测的高度。教育努力已取得一定的

成功。在 1996 年 12 月《时代》杂志对美国成年人所做的调查中，已有 90% 的人同意“艾滋病是每个人都需要忧虑的事情”。1992 年至 1996 年间，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HIV 和艾滋病感染率分别以 13% 和 14% 的比率下降，而在欧洲只增长了 2%。在美国，1996 年内新的 HIV 感染绝大部分(83%)来自同性恋和静脉注射的吸毒者。

预测疾病扩散和统计瘟疫死亡数字，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了解它们曾使哪些人死亡、哪些人活下来，以及为什么。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间野火一般蔓延，因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免疫系统已被连续的性传播疾病所损坏，而抗生素疗法又使事态更加恶化。由于相似的原因，艾滋病也可能在今日的中非和南亚肆虐起来。这些地区的人不断地遭受有害菌、病毒和寄生虫的侵扰，而那里没有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标准，清洁的饮水也十分稀少或者根本没有——人们的身体都已到达可以承受的边缘——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人类史上所有的瘟疫所共有的。

02 耶稣的预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



在古代人们的认知中，瘟疫的灾难来源于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预言：背叛土地和自私心，只能使人类得到更多的惩罚。

古罗马人将麻风称为“Zarrath”，《圣经》中称为“Lepra”，后者是现在已经通行的名称。此病在世界上流行的历史十分悠久，传播广泛，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五大洲的各国、各地区都有麻风病人存在。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0年统计，当今全球约有1150万麻风病人，已登记数为530万，其中1/4以上有畸残，而在他们当中，98%以上的病人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贫困地区。另据估计，还有10亿人口居住在麻风患病率高于1%的流行区里，因此，麻风至今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社会问题。

在公元前2400年的埃及纸草书中，“set”一词可能就是指麻风。公元前1350年，由苏丹及达法来的黑人奴隶中已有麻风病人，而到了拉美西斯二世时，麻风病已经开始流行。约瑟夫记述说，在埃及第四代

法老的王宫遗址内发现的陶罐上，有类似瘤型麻风“狮面”的刻绘，经考证陶罐的年代确认，该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411—前1314年。

根据穆尔等学者的记述，在公元前1400年时的梵文纪典《吠陀》中，“Kushtha”一词也是指麻风，印度学者据此认为麻风在印度流行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达门德拉虽然也提及了此项记载，但他认为在公元前600年的《妙闻集》(Sushruta Samhita)中，才有了关于麻风可靠的、写得很好的临床与治疗的记录。

在古巴比伦王国尼尼微城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遗址中，人们发掘出很多刻有楔形文字的瓦片，上面已有令麻风病人远离城市的法律条文。这说明，在当时亚洲西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麻风已经十分流行。

中国古代书籍《战国策》引用了殷商时（公元前1066年）箕子漆身以避杀身之祸的史料，这可能是中国有关麻风最早的记录。《论语》中也有“伯牛有子冉伯牛”（公元前544—前477年）的记录。一个叫“伯牛”的人患了“大疾”，据认为这种病就是麻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11年）有关麻风的记载大量增多，例如，有一个叫豫让的刺客，就曾经化装成麻风病人对另一个诸侯国的国王行刺。

除麻风病外，另一种最古老的瘟疫就是天花，其危害人类的历史

要比鼠疫等瘟疫久远得多。此病大约在3 000多年前起源于印度或埃及。从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等人的木乃伊上，人们已经可以发现天花留下的疤痕。在纪元前的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口受到了天花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会失明或留下疤痕。幸运的是，天花已被人类彻底消灭，成了第一种、也是至今惟一一种被消灭的瘟疫。

瘟疫给人类造成的恐怖，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于超自然的力量。事实上，在古老的瘟疫史上，人们无一例外地到宗教中寻求神明的庇护，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已经无能为力。《圣经》中就有个耶稣救赎麻风病人的故事，它体现了一切宗教共同的精神抚慰模式——人们不能在背叛土地和自私心中寻求到神明的庇护。

在以色列之城撒玛利亚被亚兰军队包围后，撒玛利亚城中逐渐变得凄惨，最终到了煮孩子吃的境地。此时，神的先知以利沙说：“明日这时候，撒玛利亚城会从饥荒中逃脱出来的。”国王却认为，怎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呢？就这样忽视了以利沙的话语。但是神通过撒玛利亚城外的四个麻风病人应验了那话语。原来，麻风病人不能在城里生活，他们住在城外山沟里，吃城中装在筐里坠下来的食物。撒玛利亚城里的人已到了要饿死的境地，给麻风病人的食物早就断绝了。

对于一直依靠撒玛利亚城生活的麻风病人来说，城市再不是希望之城了，他们所依靠所盼望的都断绝了。“我们去亚兰军队吧，那里是一次也没有去过的地方，而这里是令人惧